

乎儉以示德高即因山虹梁天近丹陛雲還漢武求仙望
蓬萊海上吾君有道致方士於人間厥構既崇其寧惟
永正色深沈於木末浮光鱗亂於山頂如翬斯飛獨出於
頻農務暇霜氣澄天門闕龍輅升俯人烟於萬井小雲樹
於五陵天臨宇宙日照黎蒸是時也靈仙響集品物交感
因高載著於人風有象寧遺於睿覽聖人垂化稽古上清
彼會昌之構宇得朝元之美名不奪穉地知庶心胥悅高
標靈阜表聖壽長亨襟懷動植指掌寰瀛將九圍載廣與
三光克明斯乃棟宇之大也雖前史莫之與京夫如是古
之濬城隍飭宮苑孰比我君居高而致遠

卷八上

二十三

李程華清宮望幸賦

上苑之左兮驪山之中天作高岫帝爲離宮示宸遊之有
所表聖鑒於無窮臨峻路而赫其昉昉標爽塏而屹以崇
崇惜翠華之未至閭紫殿而猶空則有望幸其中流睇延
幕希天顏而廻矚望雲闕而屢顧想息波之東注俯瞰渭
流愛佳氣之西浮空瞻秦樹目盡煙末心馳御路何聖慮
之未還獨幽懷而能喻窮轍跡且俟玉山之游想車音將
購長門之賦矧夫閣有朝元之美稱殿有長生之嘉名霞
駁丹檻雲攢萬繡可以召通仙之降止安皇祥之永貞是
以仰碧空竭丹誠庶日月之回照等葵藿而同傾濯鸞渚

之泉每想金輿之度踐萋青之草還思玉輦之行雖託質
于別館常寄心于穆清戀戀西向悠悠矚望步磴道以寂
歷眄廣庭以寥曠竹花雖吐如含待鳳之誠雲氣纒升若
觀從龍之狀彼玉山既遠金闕仍賒未若浮遊近縣如在
仙家俄天邑之孔邇自神都而不遐雖館稱五柞殿美九
華諭之於此曾何以加惜乎神光未矚曠此佳境徒企想
以忡忡復懷慕而耿耿閉玉樹於深谷銷金鋪於秀嶺君
乎君乎胡不出宸居而來幸

張良器集靈臺賦

希夷乎人皇居明堂闕陰開陽冠通天兮蔭華蓋發大號

卷八上

二十四

兮流耿光將樂瑤池之宴集由喜玉京於壽昌降清問於
宣室討真經於柏梁乃因高爲臺順時謀築披翳薈剪林
麓鏘重岡移峻谷量其遠近以議夫土功命彼般倬再度
其山木使人以悅無告於勞均力取材不遠而復屹九重
以初起憑一簣而始覆其爲勢也峨峨皜皜粉壁光兮朱
門開若方丈與蓬萊其爲麗也崢嶸郁煜星柱浮兮雲楣
肅狀靈光與景福有時鳴猿告曉貞松斂靄千峰轉日迎
秀色於瓊樓萬歲傳聲和幽音於地籟磅礴壓乎人境抱
男聳乎天外玉喬飛鳥見鬼影之翩翩神女窺窗聽鸞歌
之嘖嘖俯衆山兮如束縈八川兮如帶上方向晦宴息齋

心防戒乘金根駟玉軻夸父乘鉞蚩尤揚旆鐵衣沸渭以
焜煌寶馬騰驤而沛艾環鈎陳而列武士震碎劄兮軼埃
壘登夫集靈之臺謂天帝而爲會奏無聲之樂寂寞而難
分展無體之禮質素而無文睟容綽約元化氤氳聖主湛
恩散作八方之雨清都喜氣凝爲五色之雲彼昇龍鑄鼎
之后捧盤承露之君徒髣象於前載孰能成乎此助然大
造之德曰生大君之位曰寶未有離于兆庶而謂之至道
願獻華封之壽上祝唐堯之盛股肱爲良元首作聖用狀
辟雍之美乃經靈臺之政豈必沐咸池陵倒景脫屣乎寓
縣棲眞乎絕嶺屆中天之峻極從化人兮習靜然後屆無

卷八上

二十五

何之翺去有爲之境者也於是情宜其欲德貴惟恒可大
可久不騫不崩動植風靡雍熙日宏宜其四溟式晏而人
和年登

陳鴻華清湯池記

元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
玉石爲魚龍鳧雁兼作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
非人工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以石梁橫亘其上而石蓮花
纔出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石龍鳧雁
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而蓮花今猶
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數十門屋環回甃以文石爲銀樓

谷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於機棹皆飾以珠玉又於
湯中壘琴瑟及沉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注曰
宮內除供奉兩湯外更有長湯十六所每賜諸嬪御其修
廣與諸湯不侔以文蟲密石中央有玉蓮捧湯泉噴以
成池又縫綴錦繡爲鳧雁置於水中上時往其間泛銀鏤
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太子湯又次西少陽湯又次西長
湯十六所今惟太子少陽二湯存焉其窮奢而極慾古今
罕匹矣

宋之問逍遙谷讌集序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

卷八上

二十六

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祓朝
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懽心格
於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
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
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瑤珥筆詔有
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
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
庶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燕樂考擊
鐘鼓退於彤庭撰辰擇地右班劍驂六駟畫輪載穀羽幢
先路以詣夫逍遙谷焉神臯藉其綠艸驪山啟於朱戶

之美竹魯之嘉樹雲出於棟水環其室湖陵下連乎菜地
新豐半入於家林館層巖檻側巡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巖
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卉後春勾芒不能一其令桃
逕窈窕衡臯超忽驂御延佇於叢薄珮玉升降於蒼翠於
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鱠以大罍烹用五鼎木器擁腫即
天姿以爲飾沼毛蘋繁在山羞而可薦伶人在位曼姬始
穀齊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哀梳松風珠翠烟
露日在蒙汜羣山夕嵐猶且濯纓清歌據梧高詠與松喬
爲伍是義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
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

卷八上

二十七

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詣茅堂之居
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沈亞之樸陽小廳壁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樸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
東至於徼外雜沓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貢之臣交
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
來者視公賓爲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簿尉或不能支
于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失理卒亂多
殺舊帥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諸侯咸會兵襲
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逐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

至若是謂私寶不能加也而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
皆發卒戍河比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
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
少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者無問其誰
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輟道樸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
之數相高矣是時樸陽丞當公主降嫁故女使及迎者之
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於道侍駕大臣從官衛士
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丞奉供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
善辦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夏日爲稀耳我且
與理一署使其密溫以待之然後以爲家之給與賓相等

卷八上

二十八

是寧有忿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罄雖勇寒
猛餒必抱愧自慙於所饗嗟乎隆古之迹猶夫履也其構
在公堂之右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復厦于南陲其
成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祀漢武帝祈雨文

維長慶三年正月己巳樸陽尉沈亞之承命于大京光以
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於漢武皇帝之祠下因巫人以達
其祝語嗚呼陰陽水旱其司惟神五行六氣神得而均如
愆作災神何爲仁惟神昔帝漢日何祥不臻雍熙滂洋洋
露麒麟人荷爲澤亦仰如春氣配高明歿爲神君非不瀟

誅屈抑不伸今日獻陽始歲亢而爲屯草木蔽萌塞脉沉
津不蒸不洩逾於十旬雨師恣傲尸違不賓潛深居高枯
此下人風伯器戲簸陶濃塵潰爲凝霾空若頽雲鴻混突
渤上蒙無垠掩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雨師皆神所司
處位不職荒役不祇神假之權使之胡爲上帝如怒其殃
孰罹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後期者咎然後
陰湊陽蒸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併誠虔
禱於祠集於宮室鼓舞彈吹神其聽之無敢苟祈

喬潭會昌主簿廳壁記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料曹也我公吏焉公名藝絲

卷八上

二十九

秘書正字而拜初蒙泉秘涌于山下陰火潛然于地中是
開湯池以御宿獲靈符之三載有詔留之冠新豐渭南而
爲畿縣以明年復詔廣之齒萬年長安而爲京邑非良吏
無以抒劇非美職無以釣賢邑改其名官遷其秩宜矣北
陸寒苦東郊豫遊萬乘入郭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
集靈之臺禱乎上物或過求難于抱影事或倚辦急於奔
星雖務分官聯而我實綱紀編王侯于尺籍總豪滑於伍
符皆此之白關以簡追胥以簿書皆此之自決縣大夫無
能專達理司寇不獲僅成咸在公之鈐鍵矣不言而政每
游刃不令而人常應弦申之以豐盈甚都加之以藻麗尤

絕非鄭桓公之邁德不有孝孫非少宗伯之宏文不有令
緒夫仰東井承紫極山木冬翳其浴日之溫流乎水雲晝
積其濯滄之靈液乎矧乃才之甚器之甚游泳恩波膏沐
聖休將濯軒拖紅顧盼千里潭忝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
教忠即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乙酉歲杪
志於南軒之東壁誰謂來者不承乎權輿

宋游師雄驪山圖記

驪山溫泉自秦漢周隋相繼崇飾唐貞觀初始營御湯天
寶六載築羅城于湯所置百司公卿邸第治湯爲池沼增
起臺殿環列山谷因改溫泉宮爲華清宮明皇歲幸焉殿

卷八上

三十一

日九龍以待上浴日飛霜以奉御寢日長生以備齋祀其
他殿閣樓觀不可勝數惟披圖然後可盡述焉逮祿山亂
天子游幸益鮮唐末遂廢晉天福中改曰靈泉觀以賜道
士本朝因之蓋百有餘年矣府從事李彥博始諭邑宰王
注刊故宮圖於石蓋欲後人知昔之全盛焉時元祐三年
中秋日武功游景叔識

蘇軾書游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游與秦君之賦所
謂巨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
滄州之陳氏山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塵

鹿猿獠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爲勝絕然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汚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爲三子者咏嘆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塗者所憫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嘆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之戒

程大昌溫泉述

溫泉在驪山與帝都密邇自秦漢隋唐人主皆嘗遊幸惟

卷八上

三十一

元宗特修蓋卽山建宮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自歲盡乃還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特爲章著大抵宮殿包裹驪山一山而繚牆周遍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白居易追咎其事作歌以爲後監世喜傳誦然詩多不得其實也華清宮者本太宗溫泉宮也天寶六載始名華清而楊太真入宮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妃已先幸今日春寒賜浴華清池始是初承恩幸時此已誤矣而又記其疑昵則曰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固有長生殿矣而其地乃齋宿禮神之所本非寢殿帝又未嘗以七月至驪山則白歌皆不審也杜牧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元宗亦未嘗以六七月幸華清宮則遞進荔枝亦不在幸驪山時也按樂天集長恨歌不自爲敘以陳鴻所傳驪山事爲敘樂天所歌謂妃得幸在賜浴華清之時及方士傳道妃語皆本鴻傳以爲之說也歌之作也在元和元年冬蓋王質夫用鴻說勸樂天爲之而鴻自言亦謂得之傳聞非元宗本紀所載也則樂天之誤出於陳鴻也然而事有不可專執故常者觀風殿有複道可以潛通大明則微行間出亦不必盡在十月矣唐志記荔枝香曲所起曰貴妃生日燕長生殿南方適進荔枝因以荔枝香爲曲則荔枝熟時亦自可幸驪山也故予謂不可執

卷八上

三十二

守故常也凡左方所錄宮殿方向長安志率取津陽門詩注爲據津陽詩者鄭愚之所作也

王漢新修文宣王廟記

由國都至郡縣皆有孔子廟自天子至庶人歲時奉其禮體饌器具豐嚴潔修盡有儀式歷世傳承不敢漫其事誠以生民以來有望德者未有如孔子故也咸平紀號之元年詔以天子中舍趙公莅是邑公之始至也以民之不知教以訓以治日無暇時明年春政既成民既和勸乘間問孔子廟而往拜焉既而觀其像貌圯剝墻宇不完歲時之祀固缺如也返則召邑中進士明經之好事者至而謂曰

余嘗念先師孔子爲陪臣於周享王爵於唐其爲道也其爲教也載之於經傳之於世自周迄今絕而復興久而愈尊雖夷蠻戎狄之不可化者尙聞之而爲善長也矧中夏之俗乎世之冠儒冠服儒服文行可列於四科者皆先師異代之弟子也豈有服儒服爲弟子而奉其師反不若服緇黃之弟子有觀寺之崇享獻之豐潔耶且是邑有先師廟余長是邑而使其廟將日毀祀不時修余與爾將何事也得非讀其書而忘其道爲其弟子而不奉其師歟由是坐者感憤承命再拜謝而退翌日遂相與募邑中吏民之有識者得五十萬錢亟市瓦木庀工徒撤舊而新之然以

卷八上

三十三

成廟之址居邑之南逼側蕪穢辱近廩穀之所乃就邑之北選良地筮吉日而遷焉越二百日而其功集公遂率僚屬暨邑中吏民行釋奠之禮堂之上惟十哲塑像於左右十哲而下諸賢咸圖於壁堂之後復構一堂曰講書堂俾邑中之學者得以遊焉於是命佐吏漢勒辭於石置於廟側辭曰返魯之教今古是勦民胥樂肖無有僭忒我公之來服孔之化問廟之所往拜堂下既拜而奠既奠而慙慙厥毀摧歎嗟不已乃遷斯廟乃新斯堂神安攸居民即而康七十弟子三千門徒後公之政一如中都元商挺增修華清宮記

始余從先大夫宦遊長安道過華清因讀古今名賢石刻其興廢沿革之迹畢陳於目前重樓緣閣層臺遂沼雖不逮承平盛時規模制度宛然故在迨兵燹之餘居民播遷所在宮觀例隨灰劫華清亦不免莽爲蕪區矣歲癸丑復過故宮意謂蕩然無復向日及見屋宇修整階序廓大爲殿者八日三清曰紫微曰御容曰四聖曰三官曰列祖曰眞武曰玉女爲閣者二曰朝元曰冲明爲湯者二曰九龍曰芙蓉鐘鼓有樓靈官有臺星壇雲室蔬圃水輪以次而具丹堊藻繪燦然一新若初未毀而又有加焉者詰其故主會趙志古輩合辭言曰先師清平老人趙志淵自洛州

卷八上

三十四

還過驪山四顧彷徨憫宮室之彫廢慨然以修復爲事乃命其徒剪榛棘鷲柱礎陶甓勤垣墉于是四方道侶各執其藝來會宮下鼓舞欣躍咸願盡力土木之功以時竟舉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又得太傅移刺公總管田公輸貲助役相與翼成稍稍興葺僅見倫敘事未竟不幸厭世志古等才謏力綿大懼不任以墜宗緒自是脅不沾席食不甘味饑寒疾苦不以累業者逾十五年始克有成敢以記請庶徵石書辭俾永傳焉余謂秦中名山水多矣可取者唯華清爲最關門可以瞰清渭登高可以臨商於高臺鉅棟綿亘盤礴寒藤老樹蒙

絡搖綴而漢唐之離宮別館咸在焉斯則華清之奇觀也
又况東西奔走實當衝要而往來大小畢慰其意此真與
時遷徙應物變化無所往而不可者也向非清平元應感
人何能新宮宇還舊觀非志古竭力盡瘁何能勤堂構紹
宗風而暗無一言是使師弟之功泯然而不傳也聊推次
營造始末刻諸石用紀歲月云昔中統二年九月廿五日
商挺記

韓擇重脩文宣王廟記

臨潼爲西安隸縣西距府城七十里而近與驪山繡嶺相
直郵置之所從出唐華清宮舊基在焉溫泉淳洩激激可

卷八上

三十五

窰屋而費之位各爲別由親藩貴主上官泛使東西行而
過是登覽留浴徘徊信次往往有之故凡吏於此者汲汲
然飾厨傳具餼牽奔走勞餒以爲務彼聽訟鞠獄簿書期
會抑猶次焉爾矣其有規恢繩尺之外於以聳大觀聽爲
立教善俗之本是豈尋常之見之所及哉縣故有學承安
五年主簿賀君天佑之所營葺殿廡齋室庖溷門屏靡不
咸備辛卯東遷蕩燬於兵唯禮殿僅存歷時滋久行將頽
壓無有慨然以塗墜關慮者至元二十八年太原馬侯之
爲邑宰際事未幾祇謁廟下仰而顧俯而歎出而謂諸僚
吏曰維夫子之道昭若日月垂燾百王唐宋茲降郡縣設

學春秋長吏致常祀謹甚宜也而吾臨潼獨蕪弗不治將
何以道責而歸過也耶乃特以身任其事或止之日前政
亦欲爲此屢矣奪於無暇困於無助或空言而罷或中輟
而難成君其無以徒舉取謂爲也侯一不以爲動則曰天
下之事立乎志行乎果終乎誠唯不爲耳未聞有志而果
果而誠而事有不底於終者也于是不進以銳不弛以怠
投隙而圖之擇好事有力又爲衆所信服者俾綱紀之植
傾易腐直撓完缺雄峻彙翼堅壯與麗像設儀物以次興
造更衣有堂扁鏤有門繚四周以爲垣其地修廣之步皆
四十八門東西爲步百十有一屯事於二十九年之終越
五月而工告訖焉居民過客瞻禮敬莫不贊侯之才果
能不負厥初誠一如此也今年春其相役者聚謀來言曰
願述之庶有考於他日愚聞古者釋菜釋奠皆於學後世
廢乃始岐廟貌而行事而克崇飾者亦寡矣新天子御極
旣發德音肆大書即改修廟學養士朝廷盛美爲興化善
俗起本矣第瓜期見迫不得畢師生講肄之所蓋宜有待
於後之君子然則嗣尹而來相與卒其遺業使邑之士子
皆知以致知力行爲學而深明夫義利毫髮之判至於三
物教成出有以治諸人處不失淑諸已顧不偉歟願不重
歟侯名忙古鱗字通甫慷慨有政術清治三谷常以暴漲

卷八上

三十六

爲渭北害開別渠疏決之其患衰息云

歐陽元趙氏鄉學記

至正十五年夏四月前冬官尙書樸陽趙公諒允升以書抵京師請太史歐陽元曰趙氏先世以至元五年庚午自冀寧交城徙奉元樸陽遂卜居儒學西偏今八十有餘年矣國朝經畫郡邑以樸陽并入臨潼由是縣學日廢時祀不修廟貌傾圮吾大父祥及先人溫世儒業自觀菴蕪思一葺之力弗贍公諒幼出就傅每過舊學惕然念父祖有志未就至治癸亥預鄉書泰定甲子擢進士第初筮寧州判官調三原尹需次家居有餘暇乃傾貲作禮殿五間六

卷八上

三十七

楹肖宣聖像及進工部尙書中以直道不遇於時斥還故鄉乃遂前志作儀門兩廡及櫺星門且以學西故宅爲書院中作講堂置東西兩齋前門三間後爲處學師之屋庖廩偕作購得田若干畝以給春秋祭祀歲時延師之資聘名士以教子弟之願學者庶幾可爲化民成俗之勸此蓋家食數年之功非惟得償父祖齋志且儒臣閑居所思報國之務宜無過是願學未有記書院亦未有名願執事者記之以及名其書院以貽方來元考其建學顛末并取易所謂居賢善俗之旨名之曰居善書院而述之曰學記家有塾塾者門側之室也古之君子仕而既退則歸教其閭

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室以施教焉是之謂塾師王制周人

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國老謂卿大夫庶老謂士及庶人之在官皆引年而居鄉者養之以師表其民也又按漢諸儒白虎通鄉有庠詳禮義也里有有序序長幼也今樸陽趙氏以故宅鄰于鄉學因有以起舊學之廢而允升以冬卿歸鄉里不忘導其鄉人於趨善之地即其故宅作精舍焉塾也庠也序也三者之誼不既備乎禮義詳于斯而民聰明長幼序於斯而民孝弟在易漸卦之象所謂居賢德善俗者其庶在斯乎樸陽之城秦獻公所築雍土厚水深其民性剛而尙氣剛則不撓於物尙氣則勇於趨向

卷八上

三十八

周人用之以成二南之化秦人用之以成力農強兵之業不寧惟是學者用之足以成其正大高明之學近代橫渠子張子是也西銘一篇後學讀之滄途胸次宏濶軒朗仰觀俯察理一分殊燦若指掌於是人有洞視萬古愍惻當世之意豈非用秦人之剛資周俗之厚闢關學之偉乎固願趙氏子孫世世無忘允升之志廣其延學之美意他日邦人士有若子張子者出而振起關學之緒餘由一鄉而一國而矜式於四方其於化民成俗之助豈小補哉允升自登第入朝數歷顯官殆無虛月造物者因其盈虛消長之會假以優游閒暇之隙以成茲甚盛之舉亦豈無意哉

易繫有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別安身以崇德也允升方來之事業其在茲乎奉允升書來求斯記其子侍議舍人雲南臨安宣慰司掌故掾聃也

明劉懋參魏忠賢疏

臣憶臣家居時每見山農野叟羣聚私議宮闈之中有魏伴伴者盤據竊弄橫肆無忌陰謀不軌有耳不忍聞口不忍言者臣竊疑之宮闈嚴密小民何以得知是風影傳言不足信也比臣奉命入京目見魏忠賢干權亂政諸惡狀如憲臣所臚列者種種有據與山農野叟若出一言臣爲

卷八上

三十九

此懼我皇上子然一身耳上無聖母爲保護下無長震爲羽翼乃肘腋之旁伏有豺狼床褥之際潛處虺蛇此國家何等禍君父何等憂而在朝諸臣無一人發露其奸者仰天嘆恨曰耳目侍從之臣安在擬承輔弼之臣安在豈師師濟濟全無鬚眉丈夫乎前顧命之臣安在抗章移宮之臣又安在豈到此變其初心改其故步容容與與保身名而忘君父乎就使畏威懼禍苟全富貴老死牖下不知他日何以對二祖列聖之靈他日又何面目見我皇祖皇考于在天耶臣方思集述流言草爲一疏以告皇上乃於本月初一日接邸報見憲臣楊璉一本爲逆璫怙勢作威專

權亂政臣讀之不覺踴躍曰是前日首倡移宮力定羣疑捐軀命以保護我冲聖者不吝疇昔戀主之忱不負生平許國之忠是真我皇上之忠臣孝子也雖走卒賈兒無不人人手額曰忠賢數年之奸惡發露于一日聖明數年之翳蔽大明於一朝除君側之巨惡消宮禁之隱憂端在此疏昂首企足冀朝上而夕下乃靜聽數日忠賢以僞詞告去先取溫旨而憲臣之疏庸加裁抑舉朝憂疑通國惶惑夫忠賢暴橫在外者無可諱也若宮中陰謀天下臣民盡知盡言之我皇上豈誠不聞不知耶我皇上雖忘情於忠賢而忠賢勢成騎虎必不能忘情於皇上我皇上恩禮有

卷八上

四十一

加寵信愈篤而忠賢貴極而虞其敗寵盛而憂其衰無厭貪心無窮奸謀出入起居之際飲食服御之間外庭不得預諸臣不及防而臣子仰受國恩俯念臣節安得不深憂遠慮昧死抗章也且前日忠賢雖有無將陰謀尙未形跡敗露今憲臣之疏業已發露其隱事事疑懼處處猜防豈惟我皇上不得復遮掩情面以役使忠賢忠賢亦何以塗飾耳目再奉侍皇上也哉夫皇上之眷戀忠賢不過因忠賢之服役日久承奉著勞不忍一旦忽然耳臣以爲厚其恩賞還當計其所終若以驕縱養成逆謀之禍非所以爲社稷計也忠賢自爲計金吾盈戶中書滿堂威加於四海

富倍於百王自古寺人之遇亦極矣苟迷心溺志一味貪戀而不止則逆謀自取赤族之誅汪直劉瑾其榜樣也亦豈所以爲忠賢地乎臣故願我皇上大奮乾綱立斷優柔將東廠魏忠賢先允其請放歸田里並忠賢左右用事之人各歸原籍隨將憲臣楊璉原疏發出逐欵究查明正典刑布告中外以釋天下臣民之疑官禁肅清萬姓悅安而臣等亦得借手以追失職之罪矣臣草疏已畢忽讀聖旨又不能不爲閣臣惜也蓋自忠賢用事而閣臣不得票擬之職如內有事到閣裏講讀外有事向裏邊說話此非閣臣身受而身嘗乎乃諸臣力爭之而閣臣明送之忍於負

卷八上

四十一

君父而不敢于負忠賢願閣臣之深思也人臣之義有死無二遇君父之變則身可捐擊君側之惡則頸可斷恃寵生驕積恩成讐惟婦寺則然而忠臣戀主固有百折不迴千挫益勁者而忠賢欲以一夫之手箝天下之口何眇視在朝諸臣哉臣又笑忠賢之愚也臣小臣也叨耳目之司懷狗馬之誠目前光華到底要歇百年血塊終有毀時以貪戀顧惜之念換不忠不孝之名臣籌之素矣詳據血誠以發隱奸伏惟聖明詳察

陳吏弊民隱疏

臣祖父治農伏處民間至臣始起家進士任縣令五載蒙

聖恩拔授諫垣俾得有言夫縣官止知有民事耳敢以小民今昔之形與吏治污隆之故爲皇上陳之臣憶臣束髮時適當皇祖中運礦稅正行閭里已空然而勤瘁之家猶留未盡之蓄婚尙有區葬尙有木歲時伏臘尙有斗酒勞慰徵逐豈至於今自一二富室外婚多野台葬多土培自五歲兒童至七旬老人窮日力作經年愁苦面目憔悴牛菽不飽且也催徵法酷罪贖網密叫詈乎東西破突乎南北曾無寧日一值凶災壯者逃死他鄉老稚填於溝中飽鳶魚之腹矣夫亦有面目有心血張口無食抱臂無衣妻怨于室子涕于懷吏催逼於門外無生人之樂而甘心待

卷八上

四十二

死豈人皆大賢乎前年臣鄉延綬之驚烽火傳於會省官府戒嚴小民恬不爲意且蹙額曰幾時得來了了這苦罷蓋猶幸無登呼者耳何怪乎齊魯徐淮之嘯聚繁有徒也臣又記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囊資歸家潛匿別所俟夜搬回猶然有顧畏名節之念漸而攫金不畏見人漸而誇厚實務多貲矣始猶在武弁佐貳雜流與日暮途窮之輩今且移之州將正官以上每見新官到任聘材炫能先出告示幾張逐詞狀幾紙矯設仁言虛立清名迨三五月後本色立見塗面喪心大肆貪求徵收有美餘又有額外之徵罰贖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罰扣差役工

食月賞牌票減驛所站價坐派里甲行戶無不取却一錢不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官貪矣而官之下尙有吏書門皂兵快里甲若而人若曹豈皆廉潔上越取其一下恣取其十民有三兩銀不能完一兩鞭坐一罪而傾百金之產者在在敲骨日口吮血奈之何不窮且盜也臣非謂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笥在匣不算外甲第連雲膏田連阡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也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京有費獎薦遷轉有費上下交際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幣十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酬七分處彙

卷八上

四十三

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骨血耶雖曰彈壓有撫臣矣巡察有按臣矣劾叅拏問追贓法甚嚴矣顧撫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週遍一省按臣一年一換又不能以一人耳目細察懸官勢不得不借開報于道府該道府果留心民隱着意官評民情有苦樂一訪可見民口有是非一問可知即臣邇者奉命入都一日三站凡經過州縣大畧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正運佐貢少亦不下四五員經年所耳目朝夕所訪聞何貪何廉貪廉何狀豈不明知無奈有明知昏庸而不肯開報者臣姑以所耳聞者陳之於前雲南有某州縣具幣送該府內有金盃一副

該府難之州應曰老大人認此當金非也敝省原有此等銅連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棄菲姑留以送鄉親府笑而收之又應天府守行文各屬曰交際禮所不廢但各屬多備本府不收則虛費無益自今約爲規制大幣止二小幣止四在各屬少備易辦在本府有收無辭夫大幣約十金小幣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人述其事不稱其名臣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糞污滿身時懼雷火燒體私饋暗投往往有之夫上官臨下止憑剛腸做出鐵面業一切柔以重賄又何處別覓鼻孔正色直指乎是以小民有貪狼狼豺之謗司評或有威鳳祥麟之褒臣不敢謂

卷八上

四十四

道府盡若斯也民生不惠禍亂將作果州邑皆鸞鳳之棲寧間里有鳴鴉之張恐賢者亦無辭於人言矣臣謂開報州縣連坐道府不如徑以開報之虛實註道府之賢否凡道府廳開報州縣賢否不必四六亦不必關白每州縣各另置一手冊爲月報開列本官貪廉昏明事件密送撫按一月一冊司道府廳俱准此撫按各密收一處至巡歷之日即照冊開面詰果與冊開合賊少者戒飭如法贓多者叅拏究追若別有所訪他有所犯與冊開不合則開者之貪昏亦自可知即於開者名下定註貪昏二字一體能斥至劾薦兩本撫按不必會稿亦不必另取考語各就冊報

者撮爲散文具疏就中間或有異同第查考賢否的當若
劾薦人數薦者止如舊額劾者不妨倍加蓋今日吏治貪
者十七廉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臣聞淡雲薄霧微
噓可捲若積陰沈障非迅雷疾風不可掃易此正迅雷疾
風之時也臣父嘗語臣臣鄉先生有張御史臣父不記名
巡歷之前單騎赴郡親訪官評比考察之日賢者獎之不
肖者責之甚者趕逐之若司道府屬當面究詰不少假貸
一時在事諸臣大法小廉風清弊絕稱一時名御史今巡
方諸使執斧行郡俱稱表表風節自清查伸理外只土豪
衙蠹時露風力豈不安民善事若吏治得人此輩一縣官

卷八上

四十五

縛之有餘似不必煩繯斧之斥正也臣目覩甚眞痛心甚
切願與諸臣共破情面拯此危急不覺其言之贅且懇矣
請罷內操疏

頃諸臣侍從班聯遙望天表見粹穆之容比前頓減不勝
憂慮僉謂聖躬自皇子皇女薨逝之後飲食稀進精神短
少兼之盛夏炎暑聖心焦勞以致聖容倏改有如此矣願
臣念之我皇上登極四年育皇子女共四位乃一歲之中
相繼薨逝爲祖宗來未有之變人世間不常之遭無論皇
上天性眞愛痛忍難割即屬在臣民孰不悲慘傷懷我皇
上孑然一身早失怙恃之依終鮮手足之愛所幸麟趾發

祥前星助曜以綿宗社之安繫億兆之望而不期天之不
如人願也乃臣昨詢皇子薨逝之故原因驚風之疾計算
病期按考方書固知此疾是漫驚風也何也驚風原有急
漫兩種其中驚風也又有胎中生後兩端凡人孕胎之日
血氣交凝母子同脉苟振撼之威暴然觸之雖母有驚有
不驚而入於胎元子無有不驚者故子生而額有赤文頭
有綻骨是胎中受驚之形也及既生之後知覺漸啟神魂
未全而振撼之威暴然觸之即子有動有不動而神亦無
不驚者故子長而目有青痕髮有結豎是生後受驚之形
也受此兩驚日前日劇神氣漸耗形色漸瘁調養已難爲

卷八上

四十六

力矣若又不善保護再加振驚因熱而動是感於陽也目
直視口吐涎涕哭有聲名曰急驚風不過三日十有五全
若乘虛而入是感於陰也目半閉口撮縮涕哭無聲名曰
漫驚風縱延多日十有九危今皇子受症於五月二十九
日薨逝於六月十六日延推半月餘而不能救臣是以知
爲漫驚風胎中生後兩受驚者也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
時有之夫原不能爲保護也若皇妃養恬於深宮之內皇
子穩臥於阿母之懷有何惡聲疾感交投受驚也者臣再
三思維則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朝侍班聞殿後銳炮之
聲恍若迅雷傳於天角屋瓦爲戰河水爲波臣等周身皆

爲動搖此重門之隔幾百步之外也况宮禁之地密邇肘腋之間振撼尤烈聲聞更疾雖皇妃習於常聞而不覺保母慣於久聽而不知而聚血未堅成形未固能無暴加而撼動乎試觀土木至無知者一聞疾雷之聲烈銃之響無不塊爲落枝爲戰况于人之肢體况于血氣未壯之嫩體乎我皇上四年四育而皆不克終臣是以知爲內操之故也厝利刃於臥榻之旁禍機尙隱而有待蓄殃煞於長養之地毒氣更烈而難堪皇上聰明天縱誠體念及此果能一息安寢乎已往者不可追而方來者不早爲計乎但內操一事原聖心深慮以戒不虞見今諸大典禮尙未舉

卷八上

四十七

行臣何敢遽望停止再四圖維有可以備兵之用而不受操兵之害者莫如將內操各兵發出城外演武場同各營兵合隊並演比偶較射或另立一營自行訓練飛矢走馬一如內操之法日出而出日夕而歸棗弓室矢潛入西北門內藏刃武庫以應肅殺之氣更換常服環衛禁地以養陽和之脉庶幾兵仍在內而內地不受振撼之驚况以衆鼓氣則氣益壯以衆較技則技益精視單騎虛發徒作耳目之觀無益備預之用更相百乎如是而和氣致祥靜則能生有不則百斯男弄璋累累者臣不信也乃既生既育矣調養之術宜密而保母之選更宜慎矣子之生甫脫胞

饑飽之節嗔喜之情唯母能默知而默體倘保母不習調養之方乳哺失其節喜怒違其情則天和傷矣若又輕易更換兩乳臭味不相合必惡逆嘔吐加以漸次認識又必哭棄不食盈日之內而中氣又傷矣此保母關係最重也必選年長醇篤者一乳三年再不更易則子與乳相習不逆而神不旺形不壯百病不潛消者臣又不信也夫千金之子慮箕裘之傳得一子而防衛之密哺乳之周靡在不用心况天地祖宗之所托重億兆臣民之所仰賴關係何如而可以輕易當之乎臣願我皇上之深思而早計也臣又聞人之生也受氣于父精成形于母血父之精不固則

卷八上

四十八

子之筋骨不强母之血不和則子之飢肉不澤是以損精有四慾而酒怒爲最耗血有七傷而憂鬱爲多何也酒毒也毒能伐性怒火也火能銷骨故以醉則百脉亂一怒則全體解精之所以不固也心以統血而憂能傷心氣能行血而鬱能滯氣故憂多則血枯鬱久則血結血之所以不和也我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則戒酒毒懲暴怒以固陽和而厚恩愛均雨露以滋坤元培妊室豈非今日發祥第一方術乎天地之所眷注祖宗之所呵護億兆臣民之所尸祝將在于斯益斯振振瓜瓞綿綿于萬斯年可卜矣何苦已往不可追咎之恨日日焦勞徒傷聖心而瘁聖容

也哉臣草疏已畢忽聞前朝火警急趨長安街門鑄不可入矣因思兵猶火也不戢則焚主於肅殺又陰也陰釀火不出必決烈橫發故鎗銃之制皆以金包火鬱極陡放至于迅速而不可遏物理然也今臨御之旁忽然火發發而又屬章疏收貯之所人事感召豈爲無因天心示驚豈爲無意耶則潛消陰慘豈直鍾和氣於清禁仰答天眷端必由之矣

趙統始皇坑儒原

古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焚坑之禍其諸士賤而自蹙者乎夫儒者誦法古昔無官守之責也仕而有責則當

卷八上

四十九

諫諫不行則當去去則當誦習教授以承先聖之統而不援上不陵下不怨天尤人以待用何至未仕而非國是之謂謗人君之忌最忌於謗謗人者鬪謗國者誅故曰自蹙之也昔者孔子歷說諸國不合而去據今載集未嘗有謗誹一辭也是之謂望故曰聖人無死法至戰國時則有處士橫議矣橫者秦儒是古非今之漸也至秦極矣極則激變焚坑加之概至今未知罪已也夫非國可爲儒乎故曰秦國無儒蓋至東漢黨獄又一激矣太學生陳東輩又烏知之夫其峨冠博帶者衣妖也高視濶步足崇也放言極論口魅也儒者固如此而已乎是自蹙敗也藏以待用隱

以求志誰其知之而我忌爲說者以爲禍成於李斯夫斯固儒也而儒相食乎或者又以斯師荀卿苛延於卿夫卿之書今固在也半入禮記後儒亦多援其語以註經而至擯爲異端且牽入罪內卿何不幸乎又或者上推於韓非以爲非起之據非之言愚學不知治亂之情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秦之僞儒戰國之所謂橫議則王制四不聽之誅已啓之於前矣若以王制爲漢儒之附會將漢人尙不能忘於後也將孔子之外楊墨孟子之惡處士橫議皆啓秦禍者也何不情乎自諱不宜如此且秦之今自非古矣世變江河焉可溯古由今觀之井田車戰可復古乎

卷八上

五十一

他無足論矣是不知時變之秦儒也知時之儒因而通變不用而修觀變趨時何至取坑以爲書殃故曰是自蹙也且秦何能焚書哉所焚者橫書耳亦何能坑儒所坑者一成陽中僞儒亂儒耳而天下之儒固在也由今觀之五經固在也所謂十三經固在也苟得其要一言興邦夫何貴多今之士也未明一經已談國是契券詩文荼毒生靈而豈秦所能盡坑乎是書之賊也王制不聽之誅也適又殃書儒而至此豈惟罪秦推秦之儒實以亡秦夫李斯之屬又爲篆固秦時一儒也其逃儒如盧生徐生者竊童負海欺君無上如韓生妄言神仙延之百代以啟漢武宋徽之

禍未艾也秦何得而坑哉夫坑亦疎矣夫其不坑也亦未必不離禍是世之一大變也天地不得而制之而徒區區歸罪於秦又一過秦論耳嗟已過矣驪山趙子統原之如此

都穆驪山記

驪山在西安之臨潼縣南半里即抵其麓經雷神殿東折門有棹楔榜曰溫泉池過此有室三楹啟其扇即溫泉也人呼爲官池蓋非貴人不得浴此池四周甃石如玉環狀中一小石上鑿七竅泉由是出相傳甃石起秦始皇其後漢武帝復加脩飾或云今之池後周天和中造又云唐元

卷八上

五十一

宗廣之室之內有古今石刻歲久錯亂宏治癸亥知將事者聚之壘於門外儼若屏障官池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小民東行即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臥一巨鐘視其款乃華清物又有二碑右爲後魏溫泉頌惜多剝落左爲喬元龍草書碑其陰刻劉子顯成道記子顯山中道士宋仁宗朝嘗召見賜號凝真大師三清殿後爲玉皇殿而三清者七星殿也南十五步爲玉女閣下有方池即溫泉發源處飲之可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澁其左爲玉女洗頭池沐髮者多去瘡蝨山之半平坡朝元閣舊建於此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當

時林木花卉之盛類錦繡然故名閣與華清之廢者不知何時其易爲道士之居則後晉天福中也又上二里爲老君殿舊云天寶七載十月老君見於朝元閣南元宗於其處立降聖觀琢白玉石爲像今尙存殿壁繪唐從臣之像殆當時人手筆其西南有泉名飲鹿槽今涸又上二里爲老母殿老母即唐李荃所從受陰符者山之巔舊有烽火樓昔周幽王欲媚褒姒舉烽火以來諸侯之處下山浴于官池其清徹底不火而熱支體融暢夙疴頓捐快哉東行八里折而南二里至秦始皇陵陵內城周五里舊有四門外城周十二里其址俱存自南登之二邱並峙人曰此南門也右門石樞猶露土中陵高可四丈昔項羽黃巢皆嘗發之老人云始皇葬山之中此特其虛家其言當必有所授也

卷八上

五十一

袁宏道遊驪山記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柏森然翳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領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髦猶彷彿憶之指其巋然而墳者曰是烽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而澄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錮三泉而閉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倚柏四顧蒼茫久之乃披荒榛

踞危石楚聲而歌曰涓涓者流與山俱逝兮空潭自照影
不至兮吁嗟茲山崇三世兮歌竟浴于長湯遂登老氏宮
極於臺東過石甕寺休焉稍倦假寐僧榻忽有丈夫峨冠
脩髯揖余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崇使吾幸而遇嚴
匡諸君子豈不亦嘉遯之數乎子謂九疊之屏七里之灘
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所遭者爲宣城孤山輩騷壇之士
艷稱久矣吾豈復戎吾姓也余遽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
喟然嘆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
之隻詞有時爲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
而爲水石所倚重者吾當北面事之

卷八上

五十三

南居仁學宮魁樓記

穹隆更事文幹其軸射策進取厥惟一斑綴學者範於時
制舍是亡致身術遂騎重焉顧氣運有升降文心有華悴
象教有興替運者宰乎元者也心者濬乎性者也象者乘
乎形者也元宰者與天性濬者與人乘形者與地心之所
至氣効其靈而形或佐之三才之道統是矣然元橐於渺
性鑄乎微獨形家言物土面勢飭材建標輔風氣而佐厥
靈司文教者率有是焉則昭應學宮魁樓之所由作也昭
應京兆支邑麗峰巖嶠啓其陽消水滌洄環其朔山川聳
秀人文蔚變領賢書者甲察望邑觀察周君規以翼之相

士學宮度如許筵隱基式崇令辟四而冠以危樓丹楹
煥拾級維三八窗赫奕厥方巽厥祀魁而襟縮繡背挹流
清亭峙寧改昔觀映帶頓開新勝肇工六年四月吉日爲
役若干而落焉募金以三百計勒氓記事來即我謀嘗攷
甘公星經東壁二星主文章圖書木星守五經士人被用
土星守賢臣用文章道術與孝經援神契曰奎畫主文章
天官書曰文昌宮六星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而
春秋元命苞云貴相理文緒司祿管功進士故學士家率
祀文昌而奎壁爲圖書府章章也若夫斗一天樞二璇三
璣四權五衡六闔陽七瑤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合

卷八上

五十四

而爲斗說見春秋運斗極而星經則曰天樞爲土星主陽
德是太子象璇主金形陰女主之位璣主木及禍權主火
爲天子施令衡主水爲煞闔陽主木及倉庫五穀瑤光主
金不言魁爲文章司命也蒙煒姬尠窺曹於文耀不能諗
所自始然自舜世迄昭代自王國迄郡邑黨庠塾序自王
公迄縫掖小學亡慮皆造變寫照而祀之禱祀家至定爲
期會學者志崇進取典禮維殷昔天祿警書青藜著暉精
氣靈通形變爲昭人邪天邪誰宰誰應達者當自有辨傳
曰魁斗之首首陽也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又凡爲
首者皆爲魁魁爲帝居之首而陰陽四時五行節度諸紀

皆繫焉東方爲歲序之首而朱明葶收元冥悉統焉士爲四民之首文爲四教之首星月焯煥榮華芬敷朱丹賁乎長離雨雲騰於尺木人文變動理以象顯于魁義思過半矣又攷易傳釋羣龍之首爲物先則首有先之象焉文章先氣機而開天地之蒙人心先畫象而煥文章之采不揆其最先者奮意胸中之造與乾緯相通闢隨人寢興冀幸詭遇金玉闔其謝潤凡石可庶生光乎士誠鼓厥朝氣開厥朝心筆啟陽明之采力筦帝車之軸毋徒泥禱祀形家言將奎壁文昌斗樞之精必有呼吸關通如中壘之藜者射策進取又統後矣是役也經始者錢侯一寵燕人繼作

卷八上

五十五

者周侯士英蜀人成之者藍田司訓攝邑事利君萬鍾寧夏人締構營督觀察之力居多觀察名道直詣輸贊効力者別載

李裔芳風王廟碑記

峕維嘉靖夏六月予受命來尹臨漳縣之東南隴山之麓有風谷谷之內風伯廟在焉凡歲旱雲布風自谷出掃之撼樹揚沙重爲百穀病先是尹茲邑者于公翔化理廉平嘗禱於廟風和雨甘民到于今頌之是年秋禾秀未穎旱四境洶洶莫知所底予乃慄慄焉繩于公武齋沐衣明衣中夜興候昧爽步自東郊至山下居民十餘人迎謂予曰

吾儕小人嘗乘風宿今夜半忽有人大呼曰疾起爾明公至互相驚覺今果然矣予頷之若以爲誣既禱歸至邑東門雨沛然是年禾大熟再逾年冬旱禱如初雪又霏霏然應自茲凡禱即應未暇細舉若影響然嗚呼深山大谷風氣攸聚其中有神信不誣矣况功德及民禮所宜祀予嘗因規制既遠敗瓦頽垣零落殆盡神無所妥悵然者久之先是邑舊俗每六月十九日男女無嗣及有疾者爭趨禱於石甕山寺予慨焉因嚴禁之而民心認認若無所報遂鳩工聚財重加脩創釐正祠宇爲正殿三間面東內仍風伯像左三間內立聖母后土像右三間內立藥王孫思邈

卷八上

五十六

像傍三間南面爲兩師像又三間北向爲神厨外建大門一間內鑿土穴四以居守視之人凡禱石甕者有罰君子曰敬鬼神以崇報也移風俗以正民也興建作以飭蠱也茲三物者政之經也予奚有一於是哉是役也經始于嘉靖甲辰四月吉告成於乙巳七月十三日勒石記事者山西陽城南峯子李裔芳也

武之望濟陰綱目結

婦女雜病率與男子同唯經血胎產諸證自爲一類而其論不悉病之情治各有方而方不盡治之變以政治婦人